

長篇小說
笨小孩
Ⅲ

錢石明 著

香港文藝出版社



笨小孩

III

錢石明 著

香港文藝出版社

笨小孩 (III)

著 者：錢石明

封面設計：蔣 雲

主 編：梅 子

校 對：張 華

督 印 人：張愛琴

出 版：香港文藝出版社

香港銅鑼灣加寧街 13-15 號美亞大廈 8B/F

電話：51199657 Fax:25769041

版 次：二〇一五年八月初版

國際書號：ISBN 978-988-12708-6-3

如有白頁，殘缺，或釘裝錯漏，歡迎退換。

第三部

靈魂在燃燒

四十三

人生就像一條小河，九曲十八灣，一直平靜的走著，忽而急流湍湍，轟響四起，從高高的山崖上沖決而下形成瀑布，分成許多細流，四處遊走，然後又匯在一處。忽而又進入了恬靜的水灣，一點點風也沒有，水在喃喃輕歌，周圍是安寧的小村莊，炊煙嫋嫋。

一孩現在的心情就是這樣。他選擇了中庸，從他心裏說，他選擇了平庸，選擇了像大多數人一樣去生活，選擇了不再像梵果那樣苦行僧式地，瘋狂執著地去追求，那種追求讓他付出了千倍於人的精力，卻還傷害到他自己，時代還沒有到這一步，社會的條件還沒有允許你走到這一步，你就要放棄，只能放棄。他選擇了無可無不可，選擇了一切聽其自然。別人說一起做甚麼吧，他說「好的」，別人說別做了，他也說「可以」。他並不是很容易做到一步的。他曾經又一次地找到了盧地山，訴說內心的苦惱。盧地山親切地安慰了他。他說：

「你很苦惱嗎？是呵，我也苦惱過。不過你再想一想，你已經很幸運了，你一直在做自己喜愛的事，你的感情有合理的渲泄口，有許多人還沒有，一輩子也沒有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，一輩子做自己不喜歡的事，並不是他不要，而是很想……你還是幸運的，就這麼過吧！」

一孩立刻想到了徐璐，她高中畢業就失去了她喜愛的文學，她有了一切，事業，位置，丈夫，但她不快樂。他的心漸平靜下來。

他要求到外稿組看外稿，可林輕柳不同意，說：

「沒有人想要懲罰你，你要一定想去，自己找金雷平說去。」

他真的去找了金雷平，金雷平倒是很願意，但不知道孟瀾馳願意不願意，板起臉說：

「你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？這是組織上的事，組織上安排你去，你不去也得去，組織上沒考慮，你要去也不能去。」

他也就不堅持了。你叫我行，我就行，你叫我停，我就停。一切聽其自然。

他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準時的上班，下班，但他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空閒。無憂無慮，心中無物。

他解脫了。

他與燕雲並排躺在床上，感到非常的舒服，就像脫去了沉重的戰袍，除卻了人世的重壓，渾身的骨架都要鬆散開來，因為他放下了。天，……是那麼那麼的藍，真藍呵！……天穹，是那麼那麼的高，高得他頭都仰不過來……

中國人是長期封閉的，很少有人出過國，也不知道外國是甚麼。他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外國海灘是在電視上，是夏威夷的風情，感受到那種無牽無掛，那種對生命存在的完全忘卻。之後也見過了地中海風情、歐陸風情、非洲風情……現在它們在一孩的腦海裏都混在了一起，既不像非洲，也不像夏威夷，就像現在他躺著所看到的這樣，金黃金黃的沙、蔚藍蔚藍的天，……

他感到他不是躺在床上，而是在四面是沙的睡椅裏。他跟燕雲一起，在沙灘上慵懶地曬著太陽。

他想，人類經歷了多少年，中國也經歷了幾千年，所有的一切，都過去了，裏面的每一個人，其實是何等的渺小，何等的微不足道，……

這麼一想，就想起了那天回家路上，情趣所至，跟燕雲隨口說起的，變法的商鞅、韓非子，他們很想做些事，結果卻下場悲慘……又想到了儒家、法家、道家諸子，他們在他眼裏，個個相貌如生，如商鞅，他好像總能看到他被車裂的樣子；如老子，聽說他道德高深，卻形象醜陋，滿頭白髮，眉毛長長地彎著……他們或倡「仁愛」，或精「治國」，或著書立說，宏傲一時，或神之核不甘於現實，幻游於天地之間……他們都曾經在這同一塊天空下生養、棲息、留下足跡。

藍藍的天上，白雲飄呵，飄……

不一會，歷史的長河裏的各種各樣的人物，都在藍天上映現了，孔子、墨子、荀子、老子、莊子、也有被車裂的商鞅，……他們或個人雲遊，四海飄泊；或一簇又一簇，騎著馬、牽著驢、駕著車、打著旗，影影綽綽，忽隱忽浮，踉踉蹌蹌，而孔子那一隊，活著的時候總是跌跌碰碰，生不逢時，為君王所不用，後世卻被奉為至聖先師。

而今天呢？……在人類又經歷了多少次的天地翻覆之後——

「共產主義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夢？」

他記得他曾經在筆記裏寫過。今天，信仰在許多人心裏，已經成了一個笑話，而他卻又在反潮流，寫《天涯有芳草》，提倡信仰的復蘇、靈魂的純潔，他真是個怪物，「異類」！只有在此時，他才感到人們的信仰真的已經「破碎」了。

「喂，你睡著了嗎？」他問睡在他旁邊的燕雲。

「沒有。」燕雲惺松地說。

她怎麼就那麼願意地幫助人家呢？是信仰的力量嗎？是共產主義的理想嗎？……還那麼地執著？但是一轉眼，他就不想了，想也問不出甚麼來。好多人對馬克思說的科學共產主義，其實也並不太懂，有幾個人讀過《資本論》？他們也就是好心好意地看世界，真真誠誠的為別人，對他們來說，也就是為共產主義奮鬥了。不過這不也很好嗎？為甚麼要去責備他們呢？！有時候，最簡單的就是最好的，像他這樣，反而太複雜了。

他覺得，向上看，天穹無限，一朵一朵白雲後面的藍天，都伸展到無限的遠方，深不見底，身下的黃沙，是那麼的細柔，和天際聯成一色的喃喃海水，合著聲聲浪拍，已經在廣翰中把他小小的身體全包圍了。天底下只存下了他一人，世界已遠他而去。

他又想到了自己，在藍色無垠的天空下，也有一份小小的自己！人在天地之間是那麼地小，那麼那麼的小，那麼那麼的小！

他記起在半睡半醒，似夢似幻之間，曾行走在荒原上，聽到過來自天外的聲音，那聲音時而模糊，時而清晰：

「你記住了嗎？記住了嗎？……」

他到人間來是為了甚麼？老天給了他甚麼使命，又要他去完成甚麼？……他又是誰？

「喂，你睡著了嗎？」他問。

她躺在床上，也進入了幻覺。好像也在不知名的海灘上，沐浴著陽光，非常地享受。

「沒有。」燕雲惺松的聲音。

「我聽到那個聲音，那個召喚我，不斷給我啟示的，天上來

的聲音！……你有過這種感覺嗎？」

「我也有過！」燕雲閉著眼睛笑著說。

是的，她有過。

她向他敘說她腦子裏好像從來就有，還會經常浮現出來，天庭裏那只金毛鼠，被一位修女壓死的情景。

「我怎麼會有這樣的景象？是原來就有的，還是從別人的故事裏聽過的？……我不明白。我常覺得，那個天庭修女是我……」

一孩的分析聯繫的能力是何等快捷，文學的幻想力又何等豐富，立刻說：「照你這麼說，那個天庭修女是你，我們結婚了，那只紫金鼠就是我啦？你是來人間追尋它的嗎？是來化怨，還是來結仇呢。原來我們以前是這麼的一對？怪不得我總覺得你來之不易，我先知的聲音也這麼說，『會有人來找到你，保護你！』……」

「你又胡說！哪有這樣的事，都是胡說！」燕雲說。

但是冥冥中她也願意相信。「不過人家說，夢裏的事說不定是真的，誰知道。今世的姻緣，都是前世裏定好的。『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』……」

藝術的造化真是厲害！它正在把許多藝術的幻覺演化成真的，也就是說藝術和生活在合一。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，姻緣是天定的，地下的故事和天上的故事是重合的，人有神靈，人「靈」可互感，人有上世、現世、和來世，上一世和下一世都和今世連著。有時不信的人碰上不可解釋的事，一時無法解答，也被搞得糊裏糊塗——這種無法解釋的事，在世界上出現太多了，不得不相信世上或有鬼神。

她已經睡著了。一孩卻還沒有睡著，他還在想。他記起他的名字叫「丁有君」，是的，丁有君！

他第一次記起這個名字，是在盧地山辦公室後間看錄影的時候，他休克了，人處於莫名其妙的痙攣中，等他醒來後，他模模糊糊的記憶中出現了這個名字。他一直不以為意，可以後又不斷出現，還伴隨著「記住了嗎，記住了嗎？……你叫丁有君。」從那以後，他完全相信，他曾經擁有過這個名字。那又是怎麼回事呢？！

他忽然會記起甚麼，又抓不住，四面散去，之後又慢慢地彙集攏來，……以前，他對身邊瑣事，你我扯皮，常常會撇之不顧，為了心中創造之火，他無須乎為它們煩心。現在，當一切靜下來之後，卻四面向他湧來。

他想起——忽然想起，林輕柳這個人，常常會在這個人前說那個人不好，那個人前說這個人不好，而且向人說的時候，她都很委屈，說自己最吃虧，別人都在欺負她……以前，她對他也是這樣說的，別人都在欺負她，她最辛苦，最倒楣，說得他挺同情她，對被她說的那個人，會恨得牙根癢癢，恨不能挺身而出，替她爭執一番，同情弱者是人的本性嘛！可現在——忽然！他覺得她挺狡猾，實在狡猾。他想，能夠在自己面前說別人不好的人，也能夠在別人面前說自己不好，她會不會其實也在背後說他不好呢？在別人面前說他的時候，也會一樣的可憐，一樣的委屈！例如說，他就聽到她很不高興地對在別人說，他走過的時候偶然聽到了：「你說一孩？他會幫助別人？」「他最自私！只想自己，要他想到你，想也別想！」說不定聽著的人對他也是義憤填膺

呢！

大家都同情她，支持她，結果——互相之間卻有了疙瘩？！

這麼一想，就存了念頭。後來有一天，他還證實了——

那天，辦公室裏有兩個人，他們在聊天，氣氛溶溶，一個是楊長庚，另一個是新來的，姓陶，大個子，五十多歲，他本來是歌唱演員，後來嗓子壞了，不適合唱歌了，沒地方去，林輕柳就把他收留下來，放在文學組，幫跑跑組裏的雜務之類。突然，兩人像鬥上了眼一樣，都站了起來，一個說——那是陶演員：「你不要看我們主任好欺負，以後有我在這兒，我不答應你的呵！」另一個說——那是楊長庚：「對！有我在，你別想再欺負她！」那一下雄起的樣子，很像兩隻鬥雞，兩人馬上覺得自己都挺怪，怎麼啦？又笑笑，都坐下了。一孩在旁邊讀雜誌，就看明白了：新來的陶演員、陶幹事，林輕柳在沒人要他的時候要了她，他對她感激涕零，而林輕柳自他來組後，看起來也跟在別人面前一樣，在他面前訴過苦，說她組裏的人怎麼怎麼不好，她怎麼怎麼受欺負，一孩知道，她對楊長庚印象最不好，可能說得還比較多，陶幹事聽了一定很生氣，他要報恩；而楊長庚呢，看來也是聽到了他的女領導說這個新來的人這不好、那不好，坦白說，她不光給楊長庚說，跟他一孩也說過，說他是音樂學院畢業，比他們還高上幾屆，本來也唱得不好，跑合唱的，不能唱了，她幫他的忙，拉過來，可來了後，啥事也不做，坐在那裏「像個老爺」，還要「指揮她」，如何如何，說得一孩對他的印象極壞，恨不得想出面揍他一頓。楊長庚看來跟他一樣，也聽了不少，要出來捍衛他們可憐的主任？！……他馬上想回過頭看林輕柳，此刻她也在辦公室裏，會有甚麼表情？他看到她坐在自己的書桌

前，並不向他們看，卻在聽，嘴邊有一絲笑意，見一孩在看他，忙低下頭裝作擺弄抽屜……

過了幾天，林輕柳、楊長庚都不在，只有陶幹事在，他是長駐辦公室的。他的疑惑又湧上心來，便問陶幹事：怎麼回事，你們倆還真的像兩隻鬥雞一樣的雄起？陶幹事笑笑，還在義憤填膺：「我就看不慣他，油嘴滑舌！」又過了一天，還是相同的情景，只不過換了他們都不在，只有楊長庚在，他也問了問楊長庚，楊長庚也是耿耿於懷，雖然說得很優雅：「也沒甚麼啦，我就是捍衛我們主任，不讓人欺負，你沒聽見主任背後怎麼說他？很難聽！我點他一下，讓他記住！」

現在，他靜了下來，把前前後後一起這麼一湊，全明白了。他不禁想大笑：

「你們都蒙在鼓裏，還是她的本事最大！」

她暗中有一套呵，以前怎麼沒有看出來？她用的還是「哀兵」，哀兵最易得同情，哀兵必勝呵！可他立刻像犯了罪似的，把這一幕一門關死。責備自己，……怎麼可以這樣想？他可是林輕柳呵，大家心目中和藹可親的大姐林輕柳，也是他心目中的偶像林輕柳呵！

可不久，它們又回來了，像幽靈一樣地回來了。以前像霧一樣散去，現在又像霧一樣回來。

於是又想起文學組最近一段時候裏，一直沒有本子推上去。文學組所謂「推上去」，就是本子被中心，被導演接受了。

下面編輯的本子送到林輕柳手上，都積壓在她那裏，她不說好，也不說不好。一孩自己也有一兩個推薦本壓在她手上，一開

始他也急，三番四覆去找她問，她攤著手說：「我也沒有辦法，我自己推薦的本也上不去，現在文學部不是主任說了算，要導演說，導演說要就要，導演說不要就不要，我有甚麼辦法！」她這麼一說，他不知不覺就很同情她，覺得她也是弱者。「周圍的各種勢力比她凶，不能怪她呵！」他歎息地想，抱著為她不平的心，退了下來。時間一長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不過現在他靜下來，腦子這麼一晃，卻很不明白起來：這一年來，屬於她自己組織的本子卻上了一個又一個，這麼一算，少說也有三個啦，上得不少呵！……怎麼大家都好像不計較似的，還覺得她挺值得同情呢？……這麼一開想，就想了下去，……哈，對啦！她是不聲張，在為自己悄悄的推——用她主任的權力，為自己推，推自己經手的本子，……他們大家聽到的只是說，這個導演，那個導演，拿了本子找她，要她做責任編輯，本子都是導演們自己找的，她有甚麼辦法嗎？她是被動的。特別是殷導，也來求她，她更沒辦法，大家都是朋友嘛，只好幫忙！可明明有一次，他看到林輕柳自己從外請作者手中拿回一個劇本，第二天，一轉眼就變到殷導手裏，以後，殷導又出面，說她是自己找來的本子，反過來動員林輕柳幫忙，當編輯，成了殷導請她。

他並不曾計較這些，多當一回編輯，少當一回編輯，對他也並無所謂，他心中的奮鬥遠不止此。他也曾想過，文學組苦樂不均，有的人上不去本子，有的人上得太多，林輕柳一個人上本子那麼多了，能不能兼顧一下他人呢？比如像楊長庚，進傳媒集團好多年，還一個本子沒能上過，也挺可憐的！他去找到了林輕柳，向她提出來，他們是朋友嘛，朋友就應該率真一點！不料這

一次林輕柳根本沒買他的賬，反而大光其火：「你們為甚麼甚麼事都來找我？我有甚麼辦法？想上本子，靠你們自己努力，我的本子也是靠我自己努力來的！」嚇得他也沒有敢再往下說。

現在記起來啦，楊長庚，江楓也反映過，聽說也這樣被她訓過。

你們交在她手上的本子長時間的擱著，你們自己都覺沒味道了不是嗎？只得問她要回去。她笑笑，回說一聲「對不起」，找出來還給你，也就對你交代了，真行呵！

他以前不會這樣想，反正只要你林輕柳做的，他就贊成，就擁護，就像她說「為了成功，可以不擇手段」，他也一樣認為是對的。可現在他卻全記起來啦，她不是自己不清楚，是很清楚，但不想讓你們清楚呵，還要有個不讓你們抓到話把的說法，……心思真夠細密的！

他馬上又想起：她傳媒集團內外有很多朋友，一圈一圈的都各自為陣，這個圈子裏的話不帶到那個圈子，那個圈子裏的話不在這個圈子裏說，非常的小心……例如她與殷導，那是世家子弟的血脈關係；戲劇界裏，那是她父親的大弟子、小弟子、她的叔叔阿姨們的關係；他仔細算起來，光這兩組關係裏，各不相擾的小圈子就好幾個；她自己的組裏，她也悄悄地搞小範圍的組合，她跟江楓剛來的時候，不是要把江楓和他拉在一起，與曲大姐抗衡嗎？他自己因沒參加他們一起寫短劇，差一點被她認為與曲大姐一夥？……

「我以為她老實，也和我一樣，遠不是呵！她比我高明得多啦，要高明好幾十倍！」

「不，你不能這麼想！……」他立刻反對自己說。

他覺得他這樣想她是不可以的，要把這種想法驅趕出去，然而他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思想。自他放鬆以來，他的腦子變得格外清朗，而分析的邏輯是冷酷的，所向披靡的，不會因為你是我的朋友而停止。

他覺得，他對林輕柳也許要重新認識了。

這麼一來，他又想到了文學組裏的其他人，楊長庚、江楓，……他們平時也不常見面，各人上辦公室的時間不盡相同，不過情況也大致互相瞭解。江楓根本就不大在辦公室裏露面，他跟一孩說，跟在林輕柳屁股後面轉，「嚙啥花頭」，她不給你盡力，把你們的本子都壓在那兒，只上自己的。他推本子自己找關係。

最近江楓組織改編了一部新的連續劇，就沒有交到組裏，直接送孟瀾馳，很快拍板了！他說：

「如果讓林輕柳推，過了半年還在老地方，只能等死！」

看來他是看透了林輕柳。他很有些朋友，平時跟作協、影視家協會、曲藝家協會的人聚在一起，還合夥搞了一個影視研究所，有准許證，拉在外面打拼……平時見到林輕柳，他還是一見就笑，就站起，就情誼不減往日，就恭敬不如從命……從不會翻臉。「也很有一套呵！」一孩心裏想。

楊長庚，楊長庚……楊長庚卻有些奇怪。

最近，他似乎信了宗教，好像還迷上了，經常在辦公室帶著一蓆蒲草，閑來坐下，打上半個小時坐，打完坐就說神清氣朗。

他說人有慧眼、天眼、法眼，他的天眼已開。

他在傳媒集團已經蜚聲在外，傳說他有好多故事。有一個

故事說，傳媒集團的同事，是一名製片，妻子患了癌症，楊長庚說，他可以在電話機上給她發功，接受了他的功，癌痛會減輕，據說那位同事真的同意了，他的妻子也真的待在電話機那邊接收，而且據說感覺疼痛好了點。他聽了後，不禁為之噴飯，想使用這般招術，無非是心理暗示！後來有一次，文學組開會，他正好牙痛，痛得支著頭，眼都睜不開了，楊長庚在旁看到，說：「我替你發功！」坐在一邊暗暗用手遠遠點著他，還不斷問：「好點了嗎？好點了嗎？」他看到他因為使勁，一束油亮的頭髮直搭到額頭上，只覺得牙更痛啦，為了表示感謝，只得說「好點，好點」。

他是很講究表面滑溜的，只要你跟他談他不願意談的問題，例如你問他最近上過甚麼本子嗎？有沒有希望？他就會顧左右而言它，而且話鋒一轉，大談氣功。例如說，一孩的《棄鵝歸來》拍失敗了，他很想跟人談談失敗的原因，有時也會和楊長庚談，當然就會涉及到金雷平，申導他們。他只要一聽到，立刻給你大談氣功，大談法術，讓你沒有說話的機會，說完後轉身就溜了。

他忽然有點明白，楊長庚是因為在文學組不太得意，才會成為這樣的。他選擇了宗教，氣功，可能也是一種護體。

只有一次——也就這麼一次，一孩聽到過楊長庚發牢騷：

「別提啦，我在我們大主任手下，一個本子也上不去，本子倒交了一大堆！」

這麼一想，他又想到了一件奇怪的事：近來，楊長庚好像變了個人，一頭紮進林輕柳的麾下，挾著個包，林輕柳叫他朝東，他不朝西；林輕柳叫他朝北，他不向南，那種應順和聽話的程